

研磨时光 巷子里

□王文胜

来重庆二十多年，“昏昏晃晃”都走遍了，但百密一疏，山城巷没去过。重庆的“巷子”，北方叫胡同，江浙上海一带叫弄堂、里弄。重庆方言里巷子的“巷”，发音不是xiang，而是hang，第四声。

第一次来山城巷是应邀去看漫画家游江的作品展。从较场口地铁站出来后，顺着马路边往下走，问了几个路人，便到了山城巷的入口。

沿着石梯上坡，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没有车水马龙，没有高楼林立，遮天蔽日的黄葛树伸出长长的手臂，招呼着来这里的一个个客人。房子都上了年纪，临街的门窗都是打开着的，音乐声、叫卖声，以及人们的说笑声……毫无遮拦地飘了出来。挨挨挤挤的房檐和树枝把阳光切成了细碎的阴影。

来龙巷、大井巷、民族巷、铁板巷、领事巷……如果说渝中区像一片树叶，那巷子便是这树叶上蜿蜒密布的叶脉。

巷子们沉着、安稳，不太喜欢抛头露面，它们总是站在熙熙攘攘的背面，没有解放碑的紧追潮流，没有朝天门的火热朝天……巷子就是巷子，它有它自己的节奏。走在这样的巷子里，你的全身都会放松下来，心舒展起来，脚步就会变得磨磨蹭蹭。买一大坨蓬松的棉花糖边把玩边舔舐，和躺在竹椅上喝老荫茶的大爷摆几句龙门阵，揪一把从身边路过的小狗尾巴……时光的指针好像拨回到童年的某个傍晚。

如果深入到巷子深处，它就变成你一个人的了，变成了你的秘密属地。遇到解不开的事儿，就去巷子里转两圈；今天心情好，就去巷子里拍几张照；遇到了喜欢的人，就一前一后，或牵着手……这时你会想到小时候在巷子里玩“藏猫猫”的游戏，巷子弯弯曲曲，藏得住人，却藏不住快乐的心情。

你不会心不在焉的，因为每一块砖、每一片瓦都不声不响、默默地注视着你。它们老了，旧了，风化剥落了，甚至残缺不全了，但你就是忍不住要回望它们，就像探亲回家，望着把你从小带到的外公外婆。墙壁上的那棵小草，每到秋天都会枯萎，但来年春天，又会探出绿油油的身子，一年又一年，总要绿出一个新样子。

你不会走马观花的，因为每条巷子都有着它的故事。重庆的巷子纵横交错，很多都保留着名人故居和文物建筑，它们让尘封的人和事有了印迹。巷子的取名也是有根基的，有故事的，有着让人一目了然的来龙去脉的。

有因巷子里有大小水井而取名的“大井巷”“小井巷”；有以居住的大户人家姓氏而取名的“刁家巷”“冉家巷”“管家巷”；有以行业而取名的“草药巷”“瓷器巷”；有根据旁边的街道名而取名的“中华巷”“枇杷山巷”“望龙门巷”等等。还有的以掌故取名，比如“来龙巷”，就是因此处曾建有一座牌坊，牌坊上刻有两条龙和“来龙进宝”四字……

洪崖洞附近有个百子巷，过去因此处小巷子众多，故名百支巷。后按谐音，并取得多子多福之意，更名为“百子巷”。说来也怪，当年这里住户的子女都很多，人丁兴旺，家里有五六个，甚至七八个孩子的稀松平常，真的是“说什么就来什么”，透着福气。

要了解一个城市的过往，解读巷道名字算是一个小小的切入口。一个个带着热气儿，粘着土腥味的巷道名，像是夏天家里全都拿出来晾晒的被褥和衣物，挂在绳子上五彩缤纷，又让人一览无余。

在小巷里，你不仅能感受到气温和湿度之间的细微变化，也能一眼就发现邻居家里多了一只鸡，或是门口的老树抽出了新芽。你会发现自己的觉察和感知力灵敏了很多，于是心里也有了份安定和踏实。

在小巷里，你能感受到别处没有的静怡，也能听到别处听不到的声音：石缝里蚰蚴的欢叫声，枇杷树上的果实掉落声，补鞋匠摇动缝线机的哗啦哗啦声，磨刀匠磨刀的刺啦啦声，还有“堂客”们围坐在一起摘菜、打毛衣，先是交头接耳然后哄堂大笑的声音……

巷子像个筛子，筛走那些大块的嘈杂和喧闹，而把细小的、温润的声音留了下来。

重庆的巷子里总是弥漫着香甜气息。卖麻糖的老汉一边高喊着：“麻糖嘞——”“嘞”字拉得很长，仿佛被糖黏住了，扯不开似的；一边“叮叮当当”地敲着铁块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。这也成了他们的标志，人们只要听到这种声音，不用出门，就知道是他们。

每到冬日，烤红薯的炉灶常常围着一群群的孩子，那弥漫在空中的香甜气息仿佛能拉出丝来，引得大人们也停下了脚步。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，但巷子仍然保持着它嗅觉上的贮蓄，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城市，巷子像是一条秘密通道，等着经意或不经意的人，走进它，靠近它。

巷子里的人际关系简单而又微妙，巷子像一根瓜藤，串起了两边的房屋和房屋里的人，这家和那家之间只有一墙之隔，既让人和人之间很近，又保持了恰当的距离。快和慢，新和旧，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织融合，升腾出一种重庆巷子独有的复杂而迷人的气息。

如果你刚从其他地方搬到这里住，出门碰到拎着菜回家的阿姨，她会大着嗓门喊道：“才搬过来的嘛？以后有啥子事招呼一声，我就住在隔壁。”在这鸡犬相闻的巷子里住上几天，你就能从串门的婆婆的唠叨里，从街边下棋的大爷们有一句没一句的对白中，从娃儿们的争吵和不隔音的墙壁后面……毫不费力地体验到久违的人情味。

在这里你还会看到各种不同状态和生活方式的人。做手工的，卖工艺品的，开小吃店的，弹棉被的……他们有的是原住民，有的是创业的学生，有的是流动做生意的，还有的是外地人一眼爱上了这里，而后留下来定居的。怀揣各种目的和理想的人聚在同一条巷子里，相互间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：不像曾经的老街坊那么熟人熟事，也不像游客之间的疏离陌生。

我和漫画家游江后来成为了朋友，他把他的工作室搬到了一条小巷子里，他每天看书绘画，照顾着附近的几只流浪猫。他在巷子里创作了大量与市井生活有关的作品，很接地气儿。人和人有疏密，山和山有远近。在这种错落有致的人际关系里，人们对自己会更宽容。

趁着微风正好，阳光不燥，找个时间去巷子里逛一逛吧。当你走在那被时光研磨得坑坑洼洼的石板路上，你会触摸到生活的质地。当你看到一片树叶无声无息地滑落下来，你那总是悬着的心，也会跟着落在了肚子里。

【文艺评论】

《李顺盗墓》剧场性实验的启示

□赵勇

我从小是“听”着评书长大的，打开调频，闭上眼睛，古今奇谭中那些掷地有声的故事，便一泻千里。

评书有着口头文学的余韵，那些评书大家声音辨识度很高。单田芳先生的“沙哑”似乎阅尽沧桑；刘兰芳先生的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，模仿战马奔腾，口技绝妙；田连元的《水浒传》，听着像单口相声，透露着说书人的诙谐。客居巴蜀，更喜欢听当地人摆龙门阵。“牡丹奖”得主、重庆市曲艺团一级演员袁国虎所讲的四川评书，重庆言子口味醇正，故事短小精悍，在极简的舞台上，最大程度探索创新传统曲艺的形式风格和剧场效果，挖掘四川评书民间语言的现代性价值。

在讲故事、评世情之外，评书的戏剧空间或说剧场性还能有多大？袁国虎的作品似乎一直在触碰评书艺术的边界。在近期以“实验评书剧”命名的《李顺盗墓》中，他再一次进行了实践。《李顺盗墓》由袁国虎编写、导排，袁国虎、刘寒霜、王启龙主演。故事根据评书泰斗逸仙初的代表书目《李顺盗墓》改编而来，讲述了清朝嘉庆年间，无业游民李顺在自己人生中的贵人死后，为了解开其死亡谜题开始追寻、思考、探索的故事，最终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“盗墓”题材是当下流行文艺中的大IP，很显然，评书创作者注意到了影视媒介叙事的重要特征——视听表达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作品

在这方面的创作探索。

舞台用桌子和灯光分割叙事空间，说书人在讲述、解释和评价，同时安排另一个表演者扮演“角色”，从而构成叙述体和代言体两个对立的叙事空间。

作者的创新之处在于，将说书人的叙事“言说”与叙事“表演”在传统中的合合格局打破了。袁国虎介绍李顺出场，不再完全依靠语言和动作的指示性来建构嬉戏场景，而是用角色演绎故事场景。

“你们看，在清朝嘉庆年间，重庆巴县衙门瓮六扇门，当临时工的李顺他就在台上睡着了。”以往，李顺长什么样子，说了什么，戏剧动作，全都靠说书人“兼职”完成。说书人一人分饰多角，表演负重很大。现在，李顺由另外的表演者刘寒霜来进行角色扮演。说书人“冷眼旁观”，超然于叙事。刘寒霜扮演的李顺，则完全沉浸在角色的情境之中。

这种实验，是评书这门曲艺向剧场性进一步拓展的结果。评书若只停留在语言艺术中，成为单纯的听觉叙事（比如新媒介的“听书”），而全然不在意评书作为传统百戏的一部分，放弃剧场“表演”价值，那就真可能走向自我迷失的境遇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袁国虎实验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借四川评书来尝试“恢复”曲艺的戏剧性和剧场性。

传统评书的视角转换完全是建立在“虚拟”的程式表演中的。说书艺人为了区分虚构空间和说书现场的时空关系，必须靠语言变换来提

示。比如适当模仿角色说话和符号化标志性动作，语言履行了模仿和再现的功能，说书人有时甚至是“口技”表演，惟妙惟肖，让人片刻沉浸和共情。

在《李顺盗墓》中，通过角色演绎，李顺从一个被说书人语言再现的想象性形象变成一个具体可感、生动活泼甚至还要和说书人“一决高下”的在场角色，更有利于观众快速进入李顺的情境，从而产生共情。

有的时候，你会感觉，说书人似乎成了影视剧中一个无所不能的“大叙事者”，他一方面在做画面旁白，弥补极简舞台的抽象；有时候，又可以摁住“暂停键”，定格画面，帮我们剖析那个时代和李顺这个底层人物的心灵史。

曲艺演员一般都身怀各种绝技，但在《李顺盗墓》中，这一功能让渡给了杂角王启龙，他忽而变身当差衙役，忽而成为酒店跑堂的，尤其在模仿煮面老太太上非常出色。这种串角非常讨观众喜欢。若还原评书的剧场要素，那就是一桌、一扇、一醒目。

对传统评书程式进行革新，勇敢摆脱艺术创作的舒适区，作为新生代曲艺演员的袁国虎作出的每一步努力都要承受一定风险。比如舞台上出现多个角色是否会分散传统评书中说书人的个性魅力，等等。

袁国虎的《李顺盗墓》到底是“剧”还是“评书”，抑或是有待命名的新艺术形式？不管怎样，以评书带动戏剧，以戏剧演绎评书，是这次曲艺剧场性实验带来的最大收获。

【地理重庆】

□陈勃

听说万盛从林镇绿水村有一个设在天然溶洞里的丛林书院，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，我们前往一探究竟。

汽车出了丛林收费站，再沿黑大道奔驰，几分钟后在绿水村村委大楼前停驻。这是一幢中式建筑，周边既有良田美池桑竹溪流之属，也有果园农庄绿梦广场等佳处。

“书院呢？”几双眼睛很急切。“看，在那里。”抬望眼，就见一座中式牌坊矗立于村委会大楼右侧的山丘上，灰白主基调与葱绿山景相得益彰，朱红牌匾上“丛林书院”四个行书大字非常醒目。书院前观景台上，人头攒动，倚栏远眺或拍照留影者，各得其所。

和着三五人群，我们向书院进发。绿水河碧波荡漾，状元桥雄踞其上。状元桥寓意考试旗开得胜，是对莘莘学子逢考必过的美好祝愿。我们沿之字形生态石阶拾级而上，穿过“鲤鱼跳龙门”雕塑，就到达书院了。

直奔书院大门，一副“增知识获力量士隐书院，饮美酒品醇香洞藏丛林”的对联镌刻于洞口两侧。一旁的导游栏介绍，20世纪六七十年

溶洞里的书院

代，绿水村将此溶洞作为小学堂，取名“岩头堡”小学，解决了小孩上学难的问题，学生多时达百人以上。

哦，丛林书院原来是在续写历史呢。进入洞中，我们顿感清凉无比，浑身惬意。一间偌大的山洞教室里，十余排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课桌摆放得整整齐齐，各种书籍陈列于两侧，散发着悠悠的墨香味。我忽然想到“没有人是一座孤岛，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”这句话，心底品读之冲动愈发浓郁。

置身图书区，从散发着古香味的书架上取出各自喜欢的书，我们在怀旧课桌边慢慢坐下，轻轻打开扉页。此情此景让我的耳边响起学生时代琅琅的读书声，即便过去几十年了，至今想起来心里也是甜的。

我在文学名著类找寻那些熟悉的书名，中国四大名著外加《儒林外史》《聊斋志异》，以及外国名著《红与黑》《简·爱》等图书依次映入眼帘，虽然书页有些发黄，但其间那些经典的语句一直都在心底。

溶洞属喀斯特地貌，冬暖夏凉，长500米，面积1500平方米，有上下两层和主洞分洞，可谓洞中套洞，别有洞天。除了先前体验的图书区，还有科普区、洗砚池沿着主洞依次排列，可

开展国学、书法、茶艺学习。

这时，丝丝酒香在空气中弥漫着，引导我们进入分洞，也就进入了窖酒区。在狭长的分洞里，一排排印有编号、着红色盖子的酒缸气势非凡地排列着。我们呢，都贪婪地闻着洞藏美酒的醇香。

在一个偌大的酒缸旁，酒缸上“装酒500斤”的标签让我们停下了脚步。“来一个关于酒字的诗句接龙比拼，如何？”有人提议。

于是，品酒论诗这最妙的一幕上演了。“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”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”“人生如梦，一樽还酹江月。”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”……恣意洒脱者大声吟诵，豁达儒雅者一字一顿，含蓄婉约者则挥毫抒怀。

吮吸着洞中飘逸着的儒雅书卷气，我从心底佩服起建设者来。丛林书院是绿水村挖掘地方历史，将乡情文化传承与溶洞资源开发融合考量，既就地取材，又巧借外力打造的结晶，丰富了乡村文化振兴新业态。

返程难舍，带回一车雅兴与甘醇。回望丛林书院，她是那么欣欣然，恬静地望着美丽兴旺的绿水大地。

像风一样的女子

“那你去忙吧，下雨天骑慢点呵。”我接过外卖，提醒她注意安全。“谢谢您！阿姨再见！”她随即转身，一瘸一拐地下楼，骑上电动车驶出小区。

晚上9点过，她才收工，简单吃过晚饭后，她在微信里跟我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她叫刘雪梅，今年29岁，家住在离县城十几公里远的乡下，父母都在务农，她有个弟弟还在上大学。高中毕业后，刘雪梅在家里待了两年，就来到城里工作，租了一间小房子，当过营业员、美容师、服务员，工作虽然辛苦，收入也不高，但那时候不用存钱，日子过得轻松自在，无忧无虑。

当她沉浸在平凡安逸的小日子里时，生活却突然来了一个转折。前年冬天，她的父亲突然查出患了尿毒症。

“弟弟才上大一，家里就只剩我和我妈了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”刘雪梅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，她要用柔弱的肩膀撑起这个家。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，她四处打听干啥工作能挣更多的钱，听说送餐收入高，她立马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车，送起了外卖，成了美团外卖的一名女骑手。

送外卖风吹日晒，工作时间长，经常在路上跑危险性也大。“这工作哪是女孩子能干的？别逞强了。”“雪梅，你还是换一份工作吧，又累又危险。”亲戚朋友得知后，都劝她别干了。

“别担心，男人能做的，我也可以。”在她眼里，性别并没有成为工作的阻碍，个性倔

强的刘雪梅打定主意，一定要努力干好这份工作。

虽然送外卖风里来雨里去，每天戴着大头盔，别人看不清长什么样，但爱美是女人的天性，刘雪梅总是将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，利利索索地出门，给自己一个好心情，也给商家和消费者留下好印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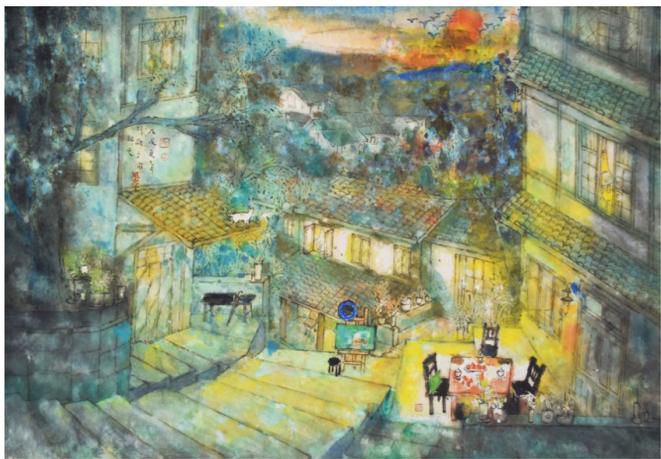
刚开始时，别人一开门总会多看她几眼，诧异地说：“呀，怎么是个女的啊？”刘雪梅也不介意，只是淡淡一笑说：“祝您用餐愉快！再见！”

送外卖风吹日晒雨淋是家常便饭，在送餐高峰期，她连走路都得小跑。雨雪天气，骑太快怕摔倒，骑慢了又担心送餐时间延误，骑手工作的“苦、累、委屈”，刘雪梅一样没落都品尝过……但她没有轻言放弃，咬牙坚持，磨砺着自己的人生。

目前刘雪梅是她那个配送团队里唯一的女骑手。她每天骑着电动车，如风一般穿梭在小城的大街小巷，在规定时间内稳稳当当地把货物送到客户手里。因为效率高，零投诉，她经常排名靠前，成了团队里的明星女骑手。

“不管生活再苦，再难，只要肯努力，就会越来越好的。我想多挣点钱让父母少一些后顾之忧，然后在城里有个自己的房子。”刘雪梅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。

雪梅依旧像风一样，每天奔跑在小城的大街小巷。我相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她的愿望一定会实现。



走马古镇印象 (中国画)

胡焱



投稿邮箱: kjwtzx@163.com